

杨献文 著

月缺 月圆 月黑头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月缺月圆月黑头

杨献文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跃萍

封面设计:吴晓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缺月圆月黑头/杨献文著,一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9.9

ISBN 7-5371-3541-X

I.月缺月圆月黑头 II.杨献文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0850 号

月缺月圆月黑头

杨献文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新疆新华书店经销 新疆博乐市博乐农垦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8.3 印张 18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5371-3541-X/I·1328

定价:15 元

作者简介



杨献文：男，生于1941年9月，河南省太康县人。大专文化程度，高级政工师职称，系新疆作协会员，新疆兵团作协会员。

1960年10月入疆，先后于农五师红星十三场、红星九场、八十三团场任小学教员、中学教员、教务主任、副校长、校长、团党办公室主任、政治处主任、团副政委、政委、党委书记。现任兵团农五师《博乐农垦报》社长。

6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青达拉》。后停笔24年，于1987年又操笔创作。10年间，在《当代小说》、《红岩》、《电影电视文学》、《中国西部文学》、《绿洲》、《萌芽》、《热风》等报刊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词近百万字。反映新疆兵团职工生活的中篇小说《酒场》，在兵团产生较大社会影响。辞条辑入《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

序

哪里有花丛，哪里有蜜蜂采蜜；哪里有沃土，哪里有农夫耕种；
哪里有生活，哪里有作家创作。

我的文学创作之路，是一条艰难曲折的路。

一九五八年三月，我十七岁，正在太康第八中学读初中二年级。

我家在农村，我亲自经历了农村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钢铁“三面红旗”的轰烈岁月。那年寒假，语文教师要求我们学生在假期间必须写一篇反映农村火热生活的作文。我写了一篇小说，约三千字，发表在《太康报》文艺版上。这篇文章是我步入文学创作的起点。

小说发表之后，我作为县文学艺术界新苗参加县文艺现场会。此后在太康师范读书期间任校刊《蓓蕾》期刊的主编，心中产生了十年当作家的愿望。

当作家的愿望，原本无可非议。但那时候，心里想的不说出来，什么事也没有。我说出来了，便成了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思想，自然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教育帮助。

一九六零年，我在师范读书期间，因患坏血病、肺病，休学一年。乘机来新疆，于哈密考入农五师红专学校农田水利班就读。次年三月分配至博管处红星十三场一连，七月调场学校任教员。

我为红星十三场广大军垦战士，在万古不毛之地的盐碱滩上，当年开荒，当年打粮；自力更生，白手起家，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白手办场的精神所鼓舞，于教学工作之余，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青达拉》，二十多万字。虽然习作十分粗糙，它标志着我在文学道路上

前进了一大步。

这部小说一脱稿,便掉进了“阶级斗争”的漩涡。“社教”批我“一本书主义”,“文革”批我“中间人物论”。此后,二十四年未进行文学创作。

一九八五年,我从学校调团机关工作。虽然已担任团领导职务,我觉得文章千古好,仕途一时荣。只有从事文学创作,才能实现我的最大人生价值。于是,工作之余,我又开始文学创作。十年间,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近百万字,诗歌二百余首。实现了三十多年前想当作家的愿望。

在共和国五十岁华诞之际,我选十篇小说,以《月圆月缺月黑头》作集,奉献给我的第二故乡——艾比湖垦区。

这部小说选集,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运用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反映了第一代军垦战士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屯戍生活;反映了军垦第二、三代人勇于投身改革,与传统旧观念决裂的大无畏精神,展示了各种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洋溢着兵团农场浓郁的生活气息,带有传奇色彩的连队生活画面。一个个闪烁着不同历史时代精神、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能让团场人回忆历史,回味时代的脉搏,也鼓舞团场人展望未来,充满希冀地走进二十一世纪的春天。

作 者

1999年9月于博乐市

目 录

酒场.....	(1)
荒诞小说二题	(36)
斗鸡	(50)
团长摆宴	(64)
蛮荒地	(81)
坎儿井	(90)
河南人在新疆.....	(107)
冬虫夏草.....	(128)
绿灯 黄灯 红灯.....	(144)
月圆月缺月黑头.....	(181)

酒 场

李志忠一手抓着酒瓶子，一手端着酒杯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叫了声“哥们”，正式发话说：“今天晚上在长盛房子里喝酒，既然哥们抬举我当司令，我先喝三杯令酒。”

这人是小修厂有名的不倒翁。有一年他帮地方修车，喝到兴头上，他和民族同志一气碰了两大碗，当场灌倒八个。他“酒”震托里乡，外人送了个“东霸天”的大号。

他喝了三杯令酒，放下杯子说：“今个喝酒，谁也不能偷奸耍滑，都得碓碓砸碓窑，石(实)打石(实)地来。谁要耍赖不喝，别怪我翻脸不认人。还是老规矩：喝起盅验杯，滴酒罚一满杯。今个咱哥们先喝个十满贯，喝完十杯再划拳。大家先吃肉我倒酒，先填填肚子再说。”

李志忠斟完酒，从瓷盆里抓起一块肥羊肉，嚼得满嘴流油，用手掌抹抹，拉起黄棉衣襟擦擦手，端起酒杯说：“干！兄弟团结一杯酒，改革路上同步走。马厂长，请！”

马天河端起酒杯心里说：“老子也不是吓大的，别说喝十杯，喝二十杯咱脸不变色心不跳。咱老婆婆纺线，慢慢上劲。”

他这么想着，一扬脖子干了。他把酒杯斜亮在空中，滴酒不落。他放下酒杯，抽一根“阿诗玛”叼在嘴上，刘长盛急忙凑上打火机，替他抽烟点着。

“好，痛快！”李志忠见马厂长喝得义气，一边斟酒一边说：“好

事成双，一条腿不能走路，咱弟兄们喝酒，前两杯得连着干。”

“干就干。”马天河一仰脖第二杯又下去了。

“干！”一片酒杯乒乓乱响声。

下午，刘长盛笑眯眯地进了马天河家门。马天河一见刘长盛，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斜刘长盛一眼，哼了一声，仍坐在椅子上，大腿压二腿，望着屋顶吐烟圈。

刘长盛像借债还不起钱的穷汉，堆了一脸笑：“表哥，过三天就过年了，请你的人多，我怕挨不上号，你尝个脸，今晚过去坐坐。”

“你眼里还有我？！”马天河把眼光从房顶上收回来，“你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财大气粗，我想巴结你，怕找不着门，我这遭人挤兑，眼看就垮台的小厂长，哪能排上号？你们家我坐不起，你不怕我的穷气熏了你的财路？”

“表哥。”刘长盛急忙陪笑，他用哀求的口气说：“表哥，论咱弟兄的情谊，你骂我，我听；你打我，我挨。咱弟兄的情谊，就是精河的水，刀割不断，斧剁不烂。你有啥气，只管往我身上泼，我要寒寒脸，就算兄弟不通情理。今个晚上没外人，都是咱小修厂一块混的老哥们。你要不到场，吃菜没菜味，喝酒没酒味。”

马天河听他这么说，心里便觉得熨贴了些，他看刘长盛一眼，觉得自己坐着也比他站着高一截子。他撇着嘴，用手扭着下嘴唇，想再拉挂他几句。他媳妇赵淑贤从里屋出来，向刘长盛陪陪笑，就数落马天河：“看你那操性，长盛好心请你，你不咸不淡的，就不怕伤了弟兄的面皮？你也撒泡尿照照，看看你豆腐渣上船，算得上哪路高级货？长盛兄弟，他有气让他自个在肚里沤去。走，他不去，我去。”

“好好好，既然你眼里有我，我哪敢客气？你们先走，七点钟我准到。”马天河面对刘长盛和夫人的双重压力，不能不从命了。

月亮像个饅餅，半拉让库古琴山的壑嘴啃了。从阿拉套山飘过来的几片云正往天山顶上蹭。小北风嘶嘶叫，脸上像针扎。马天河的耳朵，木木的，生痛生痛。

马路上的雪，已积了一冬，车压人踩，光光溜溜的，他只敢迈着小碎步，像个小脚女人往前挪。

马天河头上的皮帽子，帽耳朵没系带，走一步两呼扇。肩上的布面羊皮短大衣，风拽着衣襟向后扯。出家门没走五十步，大头鞋底冻得梆梆硬。他小心地捣腾着两条腿，一步步打着哧溜。“三九四九，冻死老狗”。天冷得邪乎。他连着打了两个冷颤，鼻根子一痒，连着打了几个喷嚏。他忙拉下来帽耳朵，穿好皮大衣，觉着嘴角有咸味，忙用手捂住冻得又酸又痛的鼻疙瘩，手背又好像有刀子刮皮。他缩缩手，用袖筒严严地捂在鼻子上。

“喝酒，哼！老子今天不掀你的酒桌是龟孙！”马天河愤愤地想。“你刘长盛算的上哪根筋？一个豆大的汽车修理个体户，撑破天算个修理组，你竟想吃到我小修厂头上，吞了我的厂子搞合营，虱子吞牛蹄，好大的胃口！哼！兴你不仁，也兴俺不义。别看小修厂这鸡肋骨头肉不多，卡在你喉头上，看你小子咋咽下去！”

马天河脚底下一滑，一屁股蹲在马路上，又哧溜滑进路边的雪窝里。

马天河跌痛了尾巴根，痛得他捂住屁股直哼哼。

“表哥，这是咋啦？”

二回来请马天河的刘长盛，见路旁坐着马天河急忙来扶他。马天河一把推开他，猛地站起来说：“自己跌倒自己爬。如今我是靠山山倒靠水水流。靠人扶持遭了闪失摔得更厉害。”他忍着痛，一瘸一拐往前走。

“表哥，俺搬了，在园林连苹果园外面。往那边走。”

马天河来到苹果园外面，看见那新盖的砖瓦院，心里便生了俩虱子，立时痒起来。红砖围墙丈把高，青灰勾缝；高门楼像庙脊，铺

着红瓦；两扇大铁门，蓝莹莹闪着光。他一进大门，黄狗从窝里蹿出来，扒住他的肩膀头摇头摆尾。他拍拍狗头，黄母狗重新乖乖地回了窝。一溜六间房，前墙有几条白色的凸棱长方条，青色水刷石墙面。白瓷砖镶了四根方形廊柱，廊檐下嵌着方形罩灯，整个院子照得亮亮晃晃的。他心里酸溜溜的。

“盖这栋房花了多少？”

“不多，差不离这个数。”刘长盛伸出两个手指头。

“嗯。”马天河从鼻眼里应了一声，心里抽冷气，乖乖，这个数！他不愿意当面吹捧这位个体户。赚了大钱，再捧他，还不要能到天上去？别看他脸上不显山露水，心里却结结实实地吓了一大跳。这几年，他着实发了哩！人传他有七八十万，打个折扣，三四十万怕是假不了。他心里后悔自己下错了一步棋，那时候千不该万不该批了他的个体户，让他发财露脸显本事，显得自己穷稀稀的成了八十年代的贫下中农。

“马厂长到！”李志忠高喉咙大嗓地喊了一声。

屋里的人隔着窗玻璃看见马厂长影子，互相咬了咬耳朵，等他一进门，倔死驴发声喊，呼隆一声，都站起来鼓掌欢迎。

马天河像首长视察，眯起眼，挥着手说：“磨鼻子撞脸的老兄弟了，别弄这猴相，大家都坐，坐。”话这么说，心里却觉得像熨斗熨了，热乎乎的，有种他久未体味到的滋味。

马天河在人们的推让下，面南坐了上座。他觉着脚底下打滑溜，低头一看，是水磨石地面。他往墙上瞟了瞟，上半截乳白，底下是鹅蛋黄，绿豆青天花板上吊着玻璃莲花灯。“松鹤图”，名家墨宝，都镶在挂得不高不矮的镜框里。娘的，还真有一股秀才味呢。咱啥时候发了财，也这么风光一下，一辈子也算没白活。这么想着，进门时心里那股酸味，便慢慢消融了。

“表哥，你抽烟呀。”

马天河听了这脆生生的喊声，急忙转过头，呀，这张玉英！他不由得一愣。她越活越鲜嫩水灵了，当姑娘时的一脸老茬相，眼下滋润成了水蜜桃。怪不得人说人靠衣裳，马靠鞍装。她一身银灰色的西装套服，果绿衬衣领上，扎着杏黄白花领带，人都快嫩成青菜叶了。自己的淑贤呢？要是跟她站在一块比比，成老南瓜了，其实她俩是同岁。他正晕天转地地瞎想，张玉英把一支“阿诗玛”插在他的嘴上，他要掏火柴，张玉英咋嚓一声打燃了电子气体打火机。他凑过来点烟，打火机气门开得大，火苗呼呼蹿，差点烧着他的胡楂子。张玉英红着脸憋住笑，慌忙溜进厨房去了。

人们嗑香瓜子，吃糖喝茶水，嘻嘻哈哈闹闲传，句话都刺着马天河的耳根子。

“马厂长，张大嫂点烟燎猪头，过年请我们，下酒的凉菜不用愁了。”

狗日的，一个个都笑岔了气。

“马厂长，长盛这房进来坐一阵，心里能舒坦两三天。”

“性急吃不了热豆腐。啥时候咱小修厂发了，咱们也盖这样的住住。”

“发财？哈哈。愣想心里屁，一辈子也放不完哪。咱们厂是老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咱们厂要发财，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那倒不一定，马厂长不是常说，公有一定要战胜私有，全民一定胜过个体，只要咱们搞改革……”

“那就看马厂长的了！”

马天河正想说几句深化改革“找米下锅”的鼓励话，刘长盛端着一个大搪瓷盆走过来说：“各位老哥，多谢党的改革政策好，我刘长盛扑腾了这几年，总算从穷坑里扑腾出来了。说实在的，这几年我也没少麻烦各位，早想和大家聚聚。今天，算是我给大家拜个早年。我也没准备什么菜，炖了两只羊，卤了几只鸡，茅台酒十瓶。

只有一条，谁不吃好喝醉不准出门。”

刘长盛说话轻声慢语，不惊不乍，老哥儿们心里却直打鼓：乖乖，两只羊十瓶茅台，这气派比我们一年的工资还多！吃人家的不心痛，搁到自己头上，做梦去吧。

李志忠倒好第三杯，说：“我说话也不怕你们寒碜，三年啦，家里没买过一两肉，馋劲一上来，我真想在猪屁股上啃两口。今个大盆清炖羊肉，我可要过肉瘾了！”

溜尖一大盆清炖羊肉，捏着骨头一吸溜，只剩骨头不剩肉。马天河秀才睡娘子，开始还带着一股斯文劲，见弟兄们狼吞虎咽，也大把抓两大块动起真来。八双筷子八张嘴，连吃带喝一会见了盆底。

“嫂子，再来一盆，多盛点汤。”王志强边嚼边喊，一下子吃呛了，扭过脖子直咳嗽。

张玉英应了一声，端肉出来，赵淑贤端走桌上的空盆子，望着咳得直流泪的王志强，笑得腰拧成了麻花说：“小心别噎死了。”

李志忠抹了一把嘴，喘口气说：“来，干第三杯，兄弟喝个桃园三，有福同享有祸同担，干！”

马天河听李志忠这么说，心里像吃了只蝇子，别提有多腻味了。他哼了一声心里说：“有福同享容易，有祸同担？祸一临头你们一个比一个跑得快，生怕我捞住你们的后衣襟。还同担呢，算了吧！”他望着李志忠和刘长盛，平日里那一宗宗麻缠疙瘩事袭上心来。

小修厂着实红火了几十年。打六五年起，国家隔几年都给机耕连拨一批新车子，带轨的，带轮的，带棚的，样子样子的都有。那时候，团里规定，机车中修、大修都得进小修厂。有的驾驶员图省事，小修也把车开进厂里来，过滤嘴香烟楞往马天河嘴上塞，死缠活缠要他派人修。一年四季，小修厂大院里到处躺着大卸八块的机车。团长、政委跑到厂里来，拍着他的肩膀头……那滋味！

“马天河同志，有你在，我们一百个放心。”那热乎劲儿！人还图啥？

那时候，他倒背双手，迈着方步，从一辆辆中修车，步到一辆辆大修车。他觉得自己是这里的国王！他那些老哥儿们摩挲着两只油爪子，跟他要烟抽，他把莫合烟卷好，往他们嘴上一插，给他们点着，说：“兄弟，这就是我给你的加班费！”

“操你先人，抠屁眼吮指头的马天河！”

那些年，人就这么贱骨头，越忙越累越精神。他从天明到天黑，这个叫那个喊，没个放屁的空，心里却美滋滋的，精神劲里还有一股子他妈的神气劲儿。

自从团场搞承包，马天河成了架上的吊葫芦，悬在半空里八面挨不着地儿了。往日里，一见面就往他嘴里塞烟净捡好听话灌耳朵眼的驾驶员，一承包机车，开车路过小修厂大门口生怕马天河把他的破车吃了，恨不能踩烂油门飞过去。有的拨不开面子，干脆绕着道儿走。马天河为了拉生意，只好抹下脸皮找熟人套近乎。

“小王师傅，你的车该大修了，去咱厂里修，三天就成，再包修你半年咋样？”

“老厂长，你放心，咱胳膊肘还能往外拐？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这些抠门货，净拣好听话让你耳朵舒服，做事一个比一个损。大修车子谁也不吭气，拆巴拆巴他娘的自己就修了。

“人情薄如纸啊！”

马天河前几天去了小修厂，院里院外，冷冷清清。他捅开大铁锁，院里落了一大群乌鸦、麻雀，叽叽喳喳、蹦蹦跳跳在油泥地上觅食吃，见了马天河昔日这块领地的国王，扑棱一声飞上了房顶。他捡起一块冻土疙瘩，骂一声“奶奶”，往房顶上扔去，扑扑棱棱，一大片黑点点子，往蓝天的深处隐去了。黑点点子看不见了，他还木呆呆地仰着脑袋，心里像倒吞了口凉水，凉丝丝地，慢慢从心里往四

周漫开去。

院里除了雪还是雪，再就是发黄的芦苇，在风中摇晃，发出一种大概只有他能听见的呜咽声，他感到脸上有些凉凉的东西滚了下来。

他又折到工房。

工房是七四年建的，比团部小礼堂还大。工房里有上百台车床、刨床、铣床、钻床、镗床等设备。前些年机床有的唱，有的哼，有的尖着嗓子叫，听着特提精神。如今进了厂房，机器昏昏沉沉，窝窝囊囊地睡死了。唉，别说唱，能听见他们的喘气声也好呀！

唉，厂房里也荒了，荒到里边来了。黄黄的，满工房到处都是芦苇，机床像丢弃在荒草窝里的石头堆。他气得在心里骂：“人都死绝了吗？我开除你们这些狗日的杂种。”他骂了一阵，突然想起刘长盛。都怨你个狗日的，弄散了厂子弄散了人心。你这忘恩负义没良心的，不是我马天河救你，你早冻死了，骨头也早沤成八节子了。现在你挖我的墙角，拆我的台！今儿，我要你刘长盛认识认识我姓马的。

“哈哈……好一个有福同享有祸同担，既然李志忠你把话说到这情份上，来，长盛，咱们三个干一杯。”马天河一气喝干杯里的茶水，把门前酒往茶杯里一倒：“再倒两杯一下干。”

“干就干。”李志忠端起茶杯一仰脖子，茶水顺着嘴角直往脖子里流。他放下茶杯量了三杯酒，端起来望着刘长盛说：“长盛，嗯？！”

刘长盛一看这架势心里犯难：“俺今个喝酒是为了补窟窿，不是想再捅口子。这喝法……”

“长盛，咋？嘿嘿嘿，你不想喝这个桃园三？”

马天河说到这里，指着刘长盛的茶杯说：“倒！”

李志忠二话没说，端起刘长盛的茶杯把水泼到地上，咕嘟嘟，

倒了三杯酒，往刘长盛手上一塞，两眼一瞪说：“干！”

刘长盛端起酒杯长出了一口气，一肚子苦水在肚里乱汩涌……

刘长盛今年四十七，中等个，浓眉大眼的，长着一个博士脑袋，额头宽，鬓壑深，人说这样的人天生的灵性。他原本是五九年的高中毕业生，因为成分高考落榜下学，自流来了新疆。文革那阵，他憋在家里和稀泥，钻研汽车、拖拉机等各种车、刨床构造原理。他熟悉各种机车的油、电、水路，跟熟悉自己身上的零部件一样。技术上他是谷子囤里的黄豆，样样显眼出个，驾驶修理样样会，车、钳、刨、钻项项通，模型翻砂也难不住。他那灵得邪门的耳朵，全团驾驶员服气得没人敢说个“不”字。车子从他跟前开过去，他能说出哪里有毛病，哪个螺丝没拧紧。

前些年，他常皱着眉头发牢骚：“团场干了二十年，光长胡子不长钱。”他的月工资三十六块八，号称 3680 部队。工资低就低呗，偏偏老婆的机器又中用得没法治，结婚十年，她两年一个，大大方方地为刘长盛肩出来仨小子俩闺女，若不是赶快结了扎，他俩口子不当正副排长算是有鬼了。娃娃儿们张着嘴要吃，伸着手要穿，天天愁得他肠子拧疙瘩。

刚开始改革那阵，政策放得宽，刘长盛喜欢看报纸，灵醒得快。他心里琢磨反正是捧着铁饭碗饿得肚子痛，不如干脆扔了，凭自己的能耐扒饭吃。一个鸡俩爪，吃好吃赖自己闹腾着兴许自在。他把这想法对张玉英说，老婆子说的那番话，把他感动得真想搂住她喊她一声妈。

她轻声慢语地说：“嫁给当官的当娘子，嫁给杀猪的倒肠子，俺嫁鸡随鸡，嫁狗跟狗，你挣了大钱俺吃香的，挣了小钱吃稠的，不挣钱俺就喝稀的。你的花花点子多，只要看准了只管往前走，不撞南墙别回头。俺头发比你长，见识比你短，只要你说行的事，俺就信你依你，万一出个啥差错俺也不怨你！”

别看刘长盛家里穷得当当响，他人缘好朋友多。一个帮十个，有金窝能掏空；十个帮一个，是穷坑能填平。他东筹西借买了一辆旧汽车，跑车三年，可把钱挣炸了。张玉英又对他刮枕头风说：“你这几年挣的钱也够咱这辈子花用了，为人得识足。你成天在外面跑车不着窝，俺白天提着心，夜里揪着心，做梦也陪着你的车轱辘转，转得俺瘦了好几斤。现在都看着跑车挣大钱，想买车的挤偏头。趁着车好卖，干脆卖了开个修理铺，凭你一把好手艺，一样挣钱。不吃跑食吃蹲食，也省得成天叫俺揪心。”

刘长盛开汽车修理铺的时候，沙山子东西几十里还没有修车铺。他跑了好几年车，路上救过不少单位的死车，是关着门吹喇叭，早已名（鸣）声在外了。乌伊公路上东来西去的驾驶员，一看见刘长盛汽车修理的牌号，不管车子有毛病没毛病，都停下车来跟刘长盛热火一阵子。近几年刘长盛看见乌伊公路沿线的修车铺多了，又扩大了营业项目，汽车、拖车、链轨车、小四轮、摩托车、自行车，只要是带轮的他都修。经他修的车都登记，包修一年，坏了免费再来修。他生意红火得连换三次招牌。大门口挂起了“刘长盛多种机动车修配站”的牌子。

他这修配站是推着小车上墙头，陡（抖）得狠了，便靠着公路建了一座红砖院，三开大铁门，两边是排房，左边开着五金门市部，兼营各种车辆零配件，右边是摩托车、自行车修理店。后院还有四大间汽车修理库，两厢有三大间胶轮车、链轨车、小四轮修理间。雇了四个师傅，带了九个学徒。社会上的风言风语，一个劲往他耳朵里灌。

团物资站的买卖让刘长盛一把抓光了，气得站长跑到团部对毛团长发牢骚：“他一个个体户楞掐咱全民的脖子，这样下去，我还干个屁！他刘长盛又请师傅又收徒弟，这不是剥削吗？这政策对头吗？当初你就不该批他的个体户。”

毛团长一听动了肝火：“胡说，搞改革干啥？就是为要发展生